

· 科技界声音 ·

目前全球三大难题是：第一，如何同时满足人类对水和能源的需求；第二，如何形成人类对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的弹性应对机制；最后，如何精确测定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形成国家减排目标和履行国际义务。

(2012年G8峰会前夕，全球15个国家的科学院联合签署了一份名叫“G-Science”的科技声明，呼吁G8领导人进一步考虑科学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挑战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述15个国家的科学院来自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

——**G-Science 联合声明**
英国皇家学会网站 [2012-06-25]



图片来源：中国科技大学网站

挑选矿物样品，是地球化学实验的一项基础工作，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非常枯燥。趴在显微镜下一颗颗地挑。为了挑出一组合格测年样品，常常要三班倒地挑一个月。这是国际通行的实验规范，然而在国内，当时很多人都不会认真地去挑。

在地球化学领域，测任何样品都要非常新鲜，不能有丁点蚀变。只有经过细致的挑选工作，样品才能代表真正的原始信息。这是人人都懂的简单道理。但为何还有很多人测错地质年龄？这都是不老实实在显微镜下做这种艰苦工作的结果，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侥幸。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曙光**
《中国科学报》[2012-06-25]

在国际TOP500组织当天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目前位于美国能源部下的“红杉”以每秒16.32千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荣登榜首。

——**美国能源部长 朱棣文**
新华网 [2012-06-19]

我们要给大师十年磨一剑，甚至三十年磨一剑的环境，给他们时间和空间，不要让他们今天写项目，明天填表格，再后来接受审核，整天将时间和精力消磨于此，人才也容易忙碌和浮躁。日本在1990年选择100名科技工作者，不评估、不审计、不检查，这是20年后他们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宝峰**
《光明日报》[2012-06-20]

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鲍威尔的科学文化调查中发现，在欧盟的调查对象中，科学知识了解得越多的人，对科学越持有怀疑态度；而印度恰恰相反，在印度公众中，掌握科学知识越多的人就越坚信科学，耐人寻味的调查结果，值得中国学者深思。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李大光**
《中国科学报》[2012-06-17]

我遭遇了无数的质疑、嘲讽，甚至我的门生都觉得梅花研究算不上一门学问。不仅年轻人不理解，连一些大家也不太支持他。1962年，当时我提议要把中国10种传统名花的研究列入国家12年科技规划中，梁思成先生问，梅花、牡丹还值得这么系统地用国家力量研究吗？我就回答了他几个字，“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他不说话了。梁先生是大专家，我刚刚回国没几年，但我心里想，梁先生你研究那个斗拱，也值得研究一辈子吗？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俊愉**
《中国教育报》[2012-06-22]

在与癌症抗争的路上，人类已经走了很多年，在减轻病人痛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三十年的努力使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仅仅提高了2%。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看不到癌症的亚细胞群和小于1毫米的转移灶。

——**大基康明医疗设备公司研究员 孙启银**
《中国科学报》[2012-06-24]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农村的小孩喜欢玩，我当时觉得地质就是地理，可以游山玩水。我当时在几乎所有专业栏里都填上了地质学。大二时，学校曾组织去周口店教学实习。一趟野外跑下来，就有不堪其苦的同学选择了回高中复读或者调整专

业。我一路坚持了下来，在埃达克质岩成因、成矿及地球动力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

我比较喜欢在野外工作，先后多次出入青藏高原，特别是藏北可可西里、羌塘无人区，辛苦自不待言，但跟兴趣比起来，这点苦算什么！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研究员 王强**
《中国科学报》[2012-06-26]

我们试图为霍金创造一种让人通过脑电波表达意思的新设备，即寻找一种方式来绕开他的身体，直接入侵他的大脑，这种名叫iBrain的脑电波设备可以接受人脑的脑电波信号，然后通过电脑转换成普通人能够了解的文字等通讯方式。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Philip Luo**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06-26]

像我这种人，能力是很有限的。拿诺贝尔奖在科学上是最高荣誉，对世界对科学有很大贡献。但是拿物理奖的，只限于对物理有贡献，绝不代表对任何事都有贡献、对任何事都有能力。

——**197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丁肇中**
《长江日报》[2012-06-27]



图片来源：北京协和医学院网站

物理学界唯一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约翰·巴丁的两项成果均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其中，前者是巴丁在贝尔实验室时，与一位同事清洗实验器件，偶然发现它在电解液中产生更强的光电效应，经过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他们一举发明了晶体管；后者则是他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指导一位研究生和一位博士后，日以继夜钻研超导和量子场论取得的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邱贵兴**
《中国科学报》[2012-06-21]
(责任编辑 杨书卷)